

00560

内容简

赌谷红鹰

东方白 著

上

青海人民出版社

1/4, 大

(青)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辛 茜

封面版式:韦 欣

# 赌 谷 红 鹰

(上)

(台湾) 东方白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西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9 字数:30 万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

ISBN 7-225-01154-7/I·243 定价:18.00 元

## 内 容 简 介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武神”独步武林，威震四海，至尊无上，却饱尝抛妻别子的苦痛。享武林天下第一“剑皇”美名，思妻念子，远弃天伦，谁人得知？！

武门虎子胡大经，思父、盼父、寻父，江湖险恶、步步陷阱，处处危难；武林败类围堵追杀，欲灭“剑皇”之嗣；挚友相助，九死一生，死里逃生。

身怀旷世奇功，更有潘安之貌，貌端行正，道行深厚，深得数位侠女靓妹垂青，武林第一美女、金发少女、仇人的爱女，个个沙场身手不凡，情场温柔似水。淫妇海阴氏为享“第二春”，又恐暴露真面目，蒙面幽会，纵欲无度。四位猛男为她争风吃醋，大

打出手，武德丧尽！

胡大经历磨难、屡遭暗算、险境环生；荒野峻岭中疲于奔命、赌场牌局上费尽心机，不惧生死，深入虎穴，只盼见到十年未谋面的生父，寻到四处藏身苦命的母亲。

“武神”至尊、铁心护卫；爱妻怜子，世之天理。鱼与熊掌，岂可兼得？

思父、寻父，历尽艰辛，人间冷暖，自在不言中。

聊述一段武林奇闻，道出许多人生真谛。场面宏大，斗智斗勇，情节曲折，处处扣人心弦；掩卷而思，可悟出更多炎凉善恶。

# 目 录

第一章	峭山绝谷传箫音 天下谁人能识君	1
第二章	悬壶济世原是空 敛财聚宝总是真	16
第三章	道观远非清净地 英雄本是真龙身	47
第四章	了了大师解纷争 群雄又争狼烟盛	69
第五章	洗尘还就女儿身 假戏真做识郎君	97
第六章	为求真功行龌龊 难中拔剑性高洁	122
第七章	报仇心切遭挫折 冯龙逃身巧安顿	137
第八章	二毒缠身计来挡 路遇未赌心不服	149

第九章	痴女献身为救人 义父动怒为何困	.....	176
第十章	侍母二子皮条客 是愚是孝难分辨	.....	203
第十一章	落花流水去无情 费尽心机也惘然	.....	214
第十二章	缘份无奈随风飘 纵是妙手难回春	.....	224
第十三章	江山代有人才出 为有源头故人来	.....	242
第十四章	初生牛犊不畏虎 阴差阳错早有谋	.....	260
第十五章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	275
第十六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 道是无情却有情	.....	281
第十七章	人生本来无所常 盛衰胜败何所恃	.....	297

第十八章	危难之中显豪情 死里逃生犹感天	..... 313
第十九章	箕豆相煎何太急 略施小技暂逃命	..... 334
第二十章	吉人自有天来助 情如手足却无踪	..... 342
第二十一章	同仇敌忾报私冤 只为争风与得宠	..... 372
第二十二章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 398
第二十三章	痴情男子泪满襟 纵是身死终不悔	..... 411
第二十四章	玉露牡丹一相逢 胜似人间无数情	..... 415
第二十五章	母子分离尚团圆 却教连理劳飞燕	..... 436
第二十六章	人间难比是亲情 敢叫英雄双垂泪	..... 468

第二十七章	悠悠不散冤女恨 世间可有难了情	.....	482
第二十八章	父子相逢冷如冰 参破禅机万事空	.....	512
第二十九章	踏破月影旧人归 做恶多端自取亡	.....	520
第三十章	精诚所至金石开 红颜知己半遮怀	.....	537
第三十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英雄豪情壮志酬	.....	551



## 第一章 崑山绝谷传箫音 天下谁人能识君

他是一个年轻的剑客——二十六岁。

二十六岁似乎也不能算是太年轻吧？

只不过，在一个剑术高超，几乎没有敌手的二十六岁者来说，应该是不能再年轻的了。

这样一位年轻得志的人，该是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才对，相反地，他却十分消极颓废，离群索居。

他隐居在崑山一个绝谷中。

这幽谷中常传出凄凉而悲壮的箫声。

很多人好奇而入谷求证，但一入谷就被乱石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出，即使高手也不例外，真是怪事。

日子久了，不知是谁传出消息，谷中住了一个丑剑客。

大约就在这丑高手的消息传出一年后，武林大豪“天下一把刀”被杀，此人被杀，却是在公平对决下被杀的。

“天下一把刀”朱庸被杀，要不是他浪得虚名，杀人者必是超级杀手无疑。

只不过死者家属却不知与死者决战者是谁？

这件事无人敢管。

唯一例外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特约捕头竟挺身而出。

他大言不惭地说，他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他叫胡大经，不是官方编制内的捕头，只是特约的性质，拿劳金为六扇门办事的人，当然，这只是他自己说的。

胡大经虽然名不见经传，雄心却不小，人品也不错。

胡大经来到崑山，要入谷拜访，结果也是一样。

他也被乱石打了出来——鼻青脸肿，头破血出。

他并不灰心，继续试探，直到被打倒为止。

胡大经的女友李红把他弄下山，住入一家小客栈治疗。

这一对情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闹穷。

在武林中混的人，哪一个不是吃油穿绸，花钱有如流水，钱的来路不问可知，但胡大经可不来那一套。

他的生活费用大多是李红支援的。

李红的钱是如何来的？他弄不清。在李红来说，这等于倒贴，李红正派吗？小胡并不太清楚。

胡大经二十二岁，李红二十三岁，大他一岁。

在小客栈中，李红劝他道：“别的事你不知道，自己的骨头有几两重也不知道吗？真是自讨苦吃！”

“你不懂！越难越险，我越是要干！”

“你再这么胡来我要走了！”

“李红，我知道你不会走。”

“怎么？天下只有你这么一个人？”

“那当然不是，而是像我这样的男人只有一个。”

“你……”

“李红，要是事事缩头缩尾，那还作什么捕头？”

“捕头？你别过干瘾成不成？”

“什么意思？”

“你是捕头？”

“李红，我虽不是编制内的捕头，只要为民除害，那和捕头也没有什么分别，况且我也拿他们的劳金！”

“试问，杀人的和被杀者无一不是绝世高手，你凭什么？”

“我有勇气和正义。”

“光有这个也保不住你的头。”

“大头还是小头？”

她要打他，小胡又道：“我以前吃喝嫖赌，浪荡逍遥，你也没有嫌我，对不？你该继续鼓励我才对！”

“胡大经，我怕守寡！”

“你不是怕守寡，像你这么漂亮不愁找不到男人，只是床上一流高手的男人就难找了！”

她终于打了他一个耳光，出屋而去。

他对她的了解很够，暂时不会离开他的。

他知道她是多么在乎他，只不过他并非真的了解她。

她会经常整夜握着他那活儿，直到天明而不忍释手。

她对他那活儿似有一种狂热的崇拜，像非洲土著女人崇拜男人的生殖器一样。

“放心吧！我是基于‘操履不可小变，锋芒不可太露’的原则处世，也并非低能无用。”

“你要找死？”

“你要对我有信心，把我弄到谷中去吧！”

“你要找死，方法很多。”

“李红，把我弄到谷中去，有一天你会以我为傲！”

“你现在伤势未痊，去又如何？”

“只要我的耳朵没有死就成，李红；听我的话。”

李红也是个武林中人，她的出身小胡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她命运不好，双亲双亡，跟当过护院的舅舅长大。

他知道的只有这些，李红知道小胡的又有多少呢？

李红似乎不敢违抗他的意思。

她很怕小胡在紧要关头不卖力，每次她都能死去活来，如同腾云驾雾，欲仙欲死。

于是，他又被送到谷口处。

时已三更，凄风苦雨，倍感萧瑟悲凉。

此刻谷中传来了箫声，此情此景之下吹箫，应该充满悲凉的韵律才对，为何每个音符都充满了活泼的生机？

这显示了吹箫者心情愉快，对前途充满了希望。

李红愕然道：“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来此地听到的箫声，都是忧郁苍凉，绝望或悲壮之音，而今夜……”

胡大经道：“这正是我坚持要来的原因。”

李红道：“这对你又有什么用？”

“我确大有收获，我们回去吧！”

□ □ □

半月后，武林中又死了一位顶尖高手“花招剑痴”凌无霜，此妇四十五六岁，以花稍的剑招名噪一时。

一般人都知道，所谓“花招”也就是花拳绣腿。

花拳绣腿是不管用的。

凌无霜的花招却不同，她是以花招诱敌深入而制敌的。

像京剧中的所谓“花腔”名伶，以及声乐界“花腔歌后”等等，都是以突破传统而达到至高的境界。

凌无霜的花招被人轻视，但很多高手都栽在他的手中。

“天下一把刀”朱庸是武林名流。

“花招剑痴”也是名流。

只不过二人的操行却是不大入流的。

二人被杀的消息传来，小胡和李红来到峭山幽谷处。

今夜月明风清，景色迷人。

谷中不但传来了活泼的箫声，还夹杂着婉转的歌声，一听即知道这女人工于音律，而且年纪甚轻。

“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情景，怎堪比拟。

李红道：“这是怎么回事？传说中隐于此谷的剑客奇丑，这歌声却有如出谷黄莺，绝非庸粉俗脂。”

“应该是的。”

“你知道少女是谁？”

“我怎么知道，但我们可以去猜，这显示出这女子既懂音律也很美好，才会使这剑客心情开朗，但其中另有原因……”

“你是不是以为两大高手都是此人所杀的？”

胡大经点点头。

“杀了这等高手必然高兴，正在庆功吧？”

胡大经微微摇头。

他并不急于说出理由。

他居然带着李红到两个对决场上去实地勘察，他们赫然发现两个现场附近都有马蹄及车轮深痕。

“小胡，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只是一点点！”

“也许我把你低估了！”

“不低，不低！我可以看出你的眼神里是多么重视我。”

“又来了！”

“不是吗？上了床你好像赴沙场的烈士。”

“小胡，你只会说这些吗？你能不能透露一点？”

“好吧！”他们离开了幽谷谷口。

胡大经道：“武林知名人物你知道多少？”

“至少有八九个。”

“说说看。”

“如少林掌门了了大师、武当清清道人、华山掌门蓝道、南海派掌门谭展雄、长白掌门金寿山、星宿海老人柳道元、‘鬼医’阴宝斋和‘神丐’罗飞等。”

“也差不多了，但最有份量的你却未说出来。”

“还有谁？”

“算了！先不谈这个，就以这八人来说，谁最方正？”

“了了大师最方正。”

“哪一个最刚烈？”

“清清道长。”

“哪一个沽名钓誉？”

“金寿山最好名？”

“哪一个最贫？”

“‘鬼医’阴宝斋是不是？”

“大致不错！”

“你不是要透露一点？”

“我不是透露了？”

“你少来这一套！”

“阴宝斋的医术无出其右，贪婪也无人可比，对不？”

“当然！”

“告诉你，现场上的蹄印及深深的车轮痕迹，证明每场决斗非但赌命，还要赌巨额的黄白之物，胜者带走一车黄白之物。”

“你是说丑剑客连杀两大高手，也赢了两车黄白之物？”

小胡未出声。

“为什么那幽谷谷口没有蹄印及车轮印？”

“得到黄白之物的不是他而是阴宝斋。”

“‘丑剑客’和阴宝斋能扯上什么关系？”

“他们太有关系了！”

“什么关系？”

“阴宝斋有个女儿对不？”

“对，据说是武林的名花。”

“你可知她为何变成名花？”

“废话！当然是长得迷人了！”

她又惊诧道：“莫非你在暗示，谷中唱歌的是阴宝斋的女儿阴茵？”

小胡点点头。

“阴茵美好，成为武林名花有什么不对？”

“你也很美，却未能成为武林名花。”

“我还是不够美。”

小胡道：“据说阴茵当初美是美，脸上瑕疵还很多，是因经过阴宝斋的美容改貌术，修去了她脸上的小瑕疵才成为武林名花的。”

李红道：“你说这些是否另有深意？”

“当然。”

“快说嘛！”

“神捕的女人也该有个过人的头脑才行，你先猜猜看。”

李红并没有猜出来，尽管李红是个很聪明的人。

□ □ □

阴雨的秋夜，还不太晚。

这酒楼上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胡大经，另一个是李红，还有个三十左右的汉子，他是“追魂斧”冯龙，他和小胡是好友。

“也许是我幸运，我进过幽谷一次。”冯龙得意地说。

“没有鼻青脸肿？”

“没有。”

“冯大侠，不会是吹牛吧？”

“不，那是竿后中时末，正好他到谷中另一边做什么事，我才能进入谷底而未被发现。”

李红道：“冯大侠，谷底到底是什么样子？”

“谷底的花木极多，有个水塘被填平了。”

“为什么要填平？”

“你先别问，一会便知。”

冯龙继续道：“泉水自壁上流出来，流入一个两三尺方圆的小池中，以后我被他遇上，被毒打了一顿后丢出谷外。”

冯龙道：“所以我想起一些怪事……”

“什么怪事？”

“我到他的屋中仔细看过，绝对没有镜子。”

李红惊愕，小胡一点也不惊奇地自斟自饮。

冯龙道：“似乎凡是可以照影子的东西，如水塘及大的水池都要填平，镜子自然不能有。”

“就因为他太丑？”

“当然！”

李红道：“他到底怎么丑法？”

“一大一小，大的奇大，小的奇小，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浑身没有一根毛，只是一块肉而已！”

小胡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是朱庸和凌无霜被杀的三个月之前吧！”

“你怎知那幽谷中有水塘而被填平了？”

“因为我以前进过那幽谷。”

小胡道：“冯龙，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

冯龙道：“打什么赌？”

小胡道：“现在丑剑不一样了！”

冯龙道：“什么不一样了？”

小胡道：“什么都不一样了。”

冯龙道：“打赌我没有兴趣，但我生性好奇，我就是有生命之险，也要去幽谷印证一下。”

小胡道：“此人的箫声中虽然充满了怨恨，不过是恨造物者使他奇丑而不敢见人，他的本性并不凶残。”

冯龙道：“即使如此，也没有几人敢一去再去。”

李红道：“那是当然。”

小胡道：“我十分佩服你的勇气！”

李红道：“冯大侠很义气，却把小胡拖下水。”

三人大笑，冯龙道：“咱们现在到哪里去？”

“接财神！”



“别故弄玄虚好不好？”

“绝非故弄玄虚，这些日子我一点也没有闲着，都在一步一步地接近此案的核心人物。”

“财神是谁？怎能称财神？”

小胡道：“此人身边黄白之物之多，能使一般人瞠目咋舌！”

李红道：“有那么多的黄金、白银？”

小胡叹道：“人们的际遇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欲望。”

冯龙道：“小胡，你到底要说什么？”

小胡喃喃地道：“盲人活在声音的导引之下，耳朵是他的欲望源泉，聋子生活在有色无声的书面中，像看图识字一样，他们追求的虽然慢了很多，却能习惯于这种涓滴的获得。”

冯龙道：“你这个高调我不懂。”

小胡道：“还有一种人活在虚幻中，你很快就懂了。”

冯龙道：“咱们何时行动？”

“明天！”

“好！明天老地方见。”

冯龙一走，小胡道：“你知不知道他去了何处？”

李红道：“不知道。”

小胡道：“我带你去看一出奇妙的戏！”

“看戏？八成是和女人上床。”

“是和女人，但不上床。”

“和女人而不上床？”

“和女人也不一定要上床，而上床也未必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走吧！一看你就会大开眼界的。”



这镇上一条小街的胡同中最末的一家，是一家澡堂子。